

#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古文尚書寃詞卷三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趙希濟

古文尚書寃詞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古文尚書寃詞八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録其學淹貫羣書而好為異論以求勝凡他人之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故儀禮十七篇古無異議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載樂史有五可疑之言

後儒亦無信之者奇齡獨拾其緒論詆為戰國之偽書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偽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為真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别遁其詞摭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為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尚書其古文尚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其目一曰總論二曰今文尚書三曰古文

尚書四曰古文之寃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寃成於吳氏案吳棫書稗傳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語錄述棫說當云始於吳氏成於朱氏此二門殊為顛倒附識于此六曰書篇題之寃七曰書序之寃八曰書小序之寃九曰書詞之寃十曰書字之寃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

明故為竒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即東晉之古文竒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已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説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為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

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
冏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
以今本不合馬鄭為偽作古文之徵反以馬
鄭不合今本為未見古人之徵亦頗巧于顛
倒然考偽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
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常校
理秘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為安國弟子劉
歆常校七畧班固亦為蘭臺令史典校藝文

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竒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註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

古文非孔辟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説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尚可覆驗徒以修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偽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竒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説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于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於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辯則附會史記漢

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即謂逸書不知預註
左傳皆云文見尚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
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篇耶且趙
岐註孟子郭璞註爾雅亦多稱尚書逸篇其
中見于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
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
政接于有庳岐註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
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註曰逸書釗我周王

核之古文絶無此語亦將以為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註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舜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採掇逸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于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証驗多端

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
證其說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辯
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為詞託名甚正使置而
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併存之而撮
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之不過如此庶將來可
以互考焉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古文尚書寃詞卷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七歲受尚書即聞有今文古文之分以問經師經師勿
告也崇禎十六年國子助教鄒鏞疏請分今文古文尚
書而專以今文取士為言會京師戒嚴不及報曲水社
修禊事山陰張杉謂衆曰毁經之禍萌矣國家取士三
百年專用朱子之書以立學謂可以衛經而經學大壞

前此萬厯十二年南戸部員外房伯元得魏政始石經大學本于科臣許仁卿家實考功郎中豐坊僞造本也疏請立學官勅令取士廢大學舊本幸其疏以他事與中監不合駁奏不行然事亦危矣原其意則以朱子改大學公然取士遂相率更竄以各行其説所謂踵其事而效尤焉者近者宗伯臣姜公逢元以毛詩進講上敕勿講國風且特諭東宫講官毋敢以國風進太子前者何則以其淫也夫以三百五篇皆絃歌之詩太史採之

聖人删之樂師鼓舞而肄習之播之鄉人布之邦國進之宫闈與朝廟鬼神賓客實深饗燕而一旦以淫風解經致使君臣不得通父子不相問穢惡厭棄一如哇聲媟語之不可親近則是何故今尚書又見告矣坐客皆咨嗟而罷其明年國亡盜賊四起予避兵山市客有能為古今尚書説者急請教之客曰今文者伏生口授書也古文者孔子屋壁中所藏而發而獻之官府者也乃自獻之官而外無其書是以兩漢名儒皆未之見暨永

嘉亂後中外古文皆不可考而東晉之初有豫章內史梅賾忽奏上古文尚書此何來者非僞書乎乃自唐人作註疏并為改寫而其書至今行之獨新安朱熹斥為假書其註四書五經已改大學刪孝經定詩滛風表太極圖說河圖洛書而加于大易之首唯尚書則疑之因不欲註而授其意于門人蔡沈使分別今古文有無註于各篇之下而別存雜說以著其僞于是諸門弟子共祖述之而元吳澄明郝敬歸有光輩俱競起攻辨迄無

遺力吳澄作書纂言則但存今文二十八篇直削去古文以示毀黜僞書之意今其書具在也予聞言惡之歸而不食者累日及亂定還土室室中所藏經與史亡切殆盡已復以譽搆奔走道路無暇為考証然漸聞開國以來其攻之者遍天下無論知不知公然著書以行世且有踵明代梅鷟謾罵古文之書效羅喻義是正一編專刻今文經而去古文者展轉煽惑其言罔誕不可聞螽吾李塨者多學人也其尊人孝慤先生為北方

名儒堘嘗從遊于博陵顔習齋先生之門以實踐稱康熙庚午舉順天鄉試與兒子遠宗為同年生並上公車門忽越三千里問樂于予傳二變四清九聲十二管之學三日卒業縱論諸墳典易象春秋探幽抉微起予所未逮遽曰梅氏上古文晉史無有何也予曰舊史十八家有之子不見夫孔氏之疏之引之者乎曰雖然當荏之予唯唯而退既而堘寓桐鄉郭明府署與桐之學人爭古文眞僞著辨一卷予閱之甚善思竟其業值予輯

喪禮未就仍舍之去福建漳浦縣學生蔡衍鍠以所刻
奏稿一本傳流至浙中載康熙三十六年令
上北狩還上疏于昌平郊外
上顧而問之以　九校行速不能隨挾疏乞通政上非
例還其疏乃持歸刻之大約請立孝經于學官廢禮記
分令文古文尚書而徵尚書於海外以定眞僞其所以
徵海外書者因歐陽修作日本刀歌其末有云徐福行
時書未焚尚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中國舉世無

人識古文謂海外當有眞古文也夫謂海外有眞古文則中國古文僞矣海外眞古文當求則中國僞古文當廢矣毀經之機至此已決因急為考定究其根柢知官府所藏名為中古文漢晉皆存而民間授受者則名為外學亦自相嬗不絶故劉歆校書自中自外皆親驗其書名為中外相應雖不立學官世多未見又令甲森嚴立學者稱為官書不立學者即稱為逸書然門戶擠排不能遽廢即有張霸僞書堂堂進獻尚得緣中秘直斥

其偽至於梅賾所上係孔傳而非經文而經文在內者直記曰永嘉亂後猶存經文經文在外者則自都尉朝至桑欽尹敏至楊倫太保鄭冲至梅賾皆歷有授受彼我傳述並無偽學夫然後快然而號于世曰天乎天乎古文尚書今不既復出矣乎今夫投人以文雖井里縫禍之夫單篇連簡猶必改容而收之儻或老師宿儒稍負才望則必什襲不暇縱使其字句之間稍有疑惑亦何可輕為謗訕遽致誣蔑况于古先聖賢之冊歷二禪

三代帝德王功之顯蹟而前賢藏之後儒獻之歷代帝王為珍秘而保護之所稱出巖屋而登天府者乎向予解經並不敢于經文妄議一字雖屢有論辨辨傳非辨經也即或于經文有所同異亦必以經正經同者經即異者亦經也今乃以孔傳而妄認古經以孔傳之不僞而妄認古經之僞千秋冤市幾不能解夫儒者釋經原欲衛經今乃以誤釋之故將并古經而廢之所謂衛經者安在且大學言格物矣格物者原不必窮致事理而

改大學者必謂天下事物莫不有理一理不格于知有礙令物有理而不識事有宪而不知經尚如此何况他物然則改大學何為矣吾懼大學之錯國風之淫古文尚書之僞後人必有藉帝王之勢而毀其書者吾故訟古文之宪而并及之

今文尚書

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用李斯議凡天下詩書百家語悉詣守尉燒之

秦律挾書者族偶語詩書者棄市

漢帝紀孝惠四年除挾書律

史記儒林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張華云生名勝紀年云字子賤此以宓子賤宓伏字同致誤

又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儒林傳夏侯勝從張生受尚書

史記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漢書作鼂

孔安國書大序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衛宏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漢藝文志經二十九卷此以一篇為一卷者

又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儒林傳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二十九篇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又稱二十八篇去泰誓一篇

按伏書二十九篇至武帝時外間疑泰誓為僞遂去此篇孔氏正義云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于是有謂泰誓非伏生書者自西漢末至東漢諸儒皆造言出處而俱不得合劉向别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説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馬融云泰誓後得

王肅云泰誓近得

鄭玄云民間得泰誓

王充論衡泰誓掘地所得

又云伏生二十八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黄門侍郎房宏等説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内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

隋書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按此皆無據之言祇因漢世今文盛行必欲曲護其去此泰誓之故而終無實據及東漢儒者造為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孝經易說卦傳及泰誓三篇而又不檢點天下無各經所逸同聚一處以待人之得之者況泰誓在武帝時早已盛行董仲舒對策已有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諸語而史遷作

周本紀直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皆僞泰誓文豈有武帝朝久用之文而在宣帝泰和年始出之者此夢中語也且此止一篇無三篇也惟二十九篇去一篇故二十八宿若去三篇則二十六宿矣何粗疎乃爾

陸德明釋文泰誓本非伏書司馬遷以武帝之世見泰誓之出而得行因入于伏生所傳之内孔氏正義説亦

同此尤荒唐矣以伏生本無之書豈可妄為攙入而不畏世譏者且伏書係孝文掌故録入官府之書又武帝時特立五經博士以肄業之開弟子員勸以官禄即一句一字皆不敢議而謂太史令可妄攙一篇此皆無學人所言陸德明陋劣其為此言無足怪不謂孔氏襲陋亦復引之入正義内眞可笑也且此本伏書原不必為回護者伏生自作大傳乃直用其語如云八百諸侯俱至孟津有白魚入王舟云云是明明伏書何必曲諱馬

融辨此篇有曰今文泰誓都無此語直加以今文之名何等明快若王肅云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以為尚書此指今文泰誓觀兵時事當别錄之以為周書此孔書雖調停之言然其稱之為今文則猶一轍耳葉夢得曰伏生大傳言不雅馴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以金縢作于周公殁後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然則泰誓為伏生所出夫復何言

又稱二十九卷漢藝文志見前

又稱三十三篇伏本合堯舜典為一臯陶謨益稷為一盤庚上中下為一顧命康王之誥為一

後孔安國依古文分之得多舜典一篇益稷一篇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共五篇合之二十九篇而去泰誓一篇為三十三篇

又稱三十四篇分出五篇合二十九篇不去泰誓為三十四篇

伏氏以堯典為唐書臯陶謨為虞書商書為殷書觀其作大傳説堯典為唐傳引九共篇為虞傳帝告篇為殷傳可驗也王應麟謂伏生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二名今書序無有疑今文別有書序然不可考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漢儒林傳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又有大小夏侯之學而

藝文志謂自武帝訖孝宣世皆立學官乃傳贊又云孝宣之時復立大小夏侯尚書曰復立則不特一立矣書舊秖名書自伏書出後以其為上古之書故名尚書見孔氏正義若春秋說題辭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劉熙釋名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則文侯之命秦誓在春秋間且非古帝王之書者較難通矣總是書出漢代其視秦以前皆上古耳若其稱今文則伏生為秦二世博士其書皆秦時篆隸故稱今文孔

氏所傳書則周時科斗書故稱古文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葢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古文尚書

乃自今文起家以來由孝惠文景以訖于武帝之末幾及百年而古文始出

漢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家語孔襄名騰以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

舊堂壁中

漢紀尹敏傳孔鮒所藏書

隋書漢武帝時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

按史記漢書不載所藏書人而書序祇稱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于屋壁令一稱孔鮒一稱孔騰據孔子世家鮒

係孔子八世孫為陳涉博士弟子襄為漢景帝博士長

沙太守即騰也騰爲安國曾祖則家語稱子襄者近之若隋書稱末孫惠則並無其人此必以子襄之子名忠忠與惠字形相近而致誤者要之鮒騰忠總安國祖也

漢志武帝末魯共王景帝子謚共恭同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鼓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

又云孔安國者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孔子後也悉得其書

書大序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

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共王不上獻而還之孔氏史記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漢書同書大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

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謂重出此五篇也并序書百篇之序凡五十九篇

又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百篇每篇有一序名為小序舊合作一篇安國分之各冠其篇首

陸德明釋文古文尚書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

隋書孔安國得古文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

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

二十五篇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

又稱二十九篇以二十五篇加所分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共五篇然又亡舜典一篇為二十九篇

五十九篇以二十五篇合之伏書三十三篇加百篇之序一篇為五十九篇

又稱五十八篇以百篇書序分之各冠其篇首祇得五十八篇

又有稱四十六篇者篇即卷也百篇之序每一篇一序

然又有數篇合一序者如大禹臯益三謨共一序康誥

酒誥梓材三誥共一序盤庚太甲說命泰誓每三篇共

一序類凡百篇得六十三序今此五十八篇共四十六

序乃以一序作一卷為四十六卷

大序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四十六卷虞書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共一序作一卷商書太甲盤庚說命三篇共一序作三卷周書泰誓三篇共一序作一卷康誥酒誥梓材共一序作一卷 共併去十二篇以二十八篇併去十二得四十六篇名四十六卷

顔師古註漢志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引書大序云定五十八篇又引鄭玄叙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其所亡一篇指舜典言

又有稱十八篇者五十八篇既以一序為一篇作四十六卷矣兹又除伏書三十三篇但以孔壁二十五篇就

序分之太甲説命泰誓九篇共三序應去六篇伊尹作咸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當附太甲篇内與咎單作明居周公作立政同又去一篇凡二十五篇共去七篇為十八篇

桓譚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六卷為十八篇

若又稱十六篇則以大禹謨與臯益三篇同序二十九篇既出臯陶則一序無兩出之例且序首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則臯謨可領序況此當先考二十九篇始

計多篇乎若泰誓一篇又當抵伏書泰誓二十九篇之數因又去二篇為十六篇

藝文志云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荀悅漢紀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書十六篇

顔師古註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多十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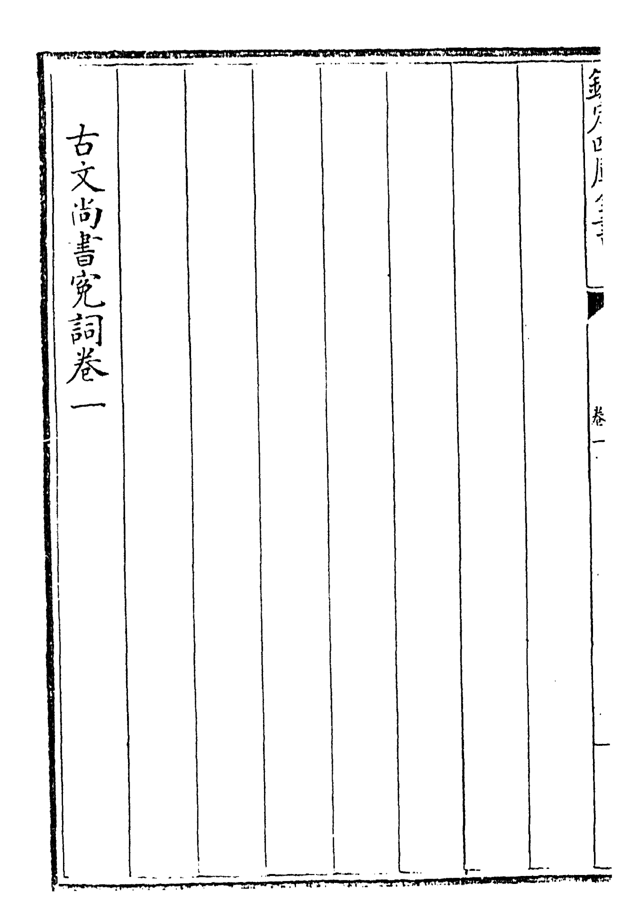
十八篇大禹謨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說命 泰誓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十六篇去大禹謨泰誓二篇餘如前

伏書去泰誓祇二十八篇今云以考二十九篇之數餘者為多篇則二十九篇中當補泰誓矣若大禹謨附臯陶篇內則臯陶為二十九篇中所有之數所謂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得多十六篇者正此謂也若孔氏正義以十六篇為亡篇謂張霸補二十四篇為十六篇則張霸並無補二十四亡篇之事誤之甚矣若賈逵鄭玄

皆以十六篇為逸書馬融云逸書十六篇絶無師說此皆不深考致誤者孔原有逸篇此非是也說見後亡篇汨作九共等篇也若得十六篇則即此十六篇不亡矣正義悖誕乃爾又有稱十三卷十四卷者隋經籍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其分古今則以古文進內府以今字寫讀傳世者分作兩書非伏生今文也若其分卷曰十三曰十四則隋時經籍所分與舊不同







古文尚書冤詞卷一

古文尚書寃詞卷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至于百篇之序則朱氏經義考謂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知凡書必有序目題于方冊其曰百篇者以孔書所序有百篇也但百篇之名不始孔子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揚雄曰昔之説書者序以百則百篇之名與百篇之序自古有之惟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于

堯下迄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隋志亦云孔子刪書别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而大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迄于周舉其弘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則直以刪書序書盡屬孔子然而非誣者以周書後起下逮秦誓斷非夫子以前書也若春秋說題辭云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十篇尚書璿璣鈐云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

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此即漢末百兩篇之名之所始要皆荒唐不足據者惟百篇之序則其序見在此眞夫子壁中書耳馬融鄭玄王肅皆謂小序夫子所作

自書序出後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舊書潛于屋壁欻爾復出古訓再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復有百篇耶

百篇

虞書十六篇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汩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夏書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四十篇　帝告　釐沃　汝鳩　汝方　湯誓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征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肜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四十篇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立政　周官　賄肅慎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此孔傳百篇次第也若鄭康成註百篇之序其次第又不同以湯誓次臣扈後為第四十九咸有一德次湯誥後為第三十四蔡仲之命次費誓前為第九十六周官次立政前為第八十八費誓次呂刑前為第九十七其不同如此然當以孔傳為正者以孔傳不立學官故鄭以臆見定之或更據他本實則古文經不如是耳

伏書不分堯舜典臯陶謨益稷顧命康王之誥則于百

篇之名皆屬謬戾伏書非是也若孔傳所分以大禹臯益三謨俱屬虞書而以禹貢為夏書之首則亦非是虞書當分在舜典及汨作九共膏飫之後而以大禹謨為夏書之首凡春秋戰國間引書皆如此孔傳不識耳若東漢諸儒如馬融王肅鄭玄輩不見孔傳誤以大禹臯益三謨分入虞書而考之羣書引經其于大禹臯益三篇所引稱夏書者皆不相合因不能分劃妄稱為虞夏書即揚雄作法言亦云虞夏之書渾渾殊不知虞是虞

夏是夏明明兩朝豈可通混嘗即以羣書引經較之如
左傳莊八年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僖二十四年
夏書曰地平天成文七年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襄五年夏書曰成允成功二十一年夏書曰念茲在茲
釋茲在茲二十二年夏書曰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夏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夏書曰允出茲在茲
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國語
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民無與守邦後漢劉梁傳

夏書曰念茲在茲此皆大禹篇者若左傳僖二十七年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則竟在益稷篇中益皐益二謨總是夏書故史記載此二謨在夏本紀中禹貢之後史以皐益陳謨為夏禹時事故舜紀云禹興九韶之樂鳳凰來翔春秋郤缺以九功九歌為夏書即天問亦有啟棘賓商九辯九歌語是二典皆虞書三謨皆夏書而總以禹謨為之界觀虞書亡篇汩作九共膏飫舊載之舜典之後禹謨之前亦正以兩界從此分也

薛士龍作書古文訓其序引子夏學書于孔子有云帝

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則古原以大禹皋益三謨俱作夏書而以禹貢叙禹謨之後皋益又叙之禹貢之後篇第秩然

亡書四十二篇虞書汩作　九共九篇　膏飫　夏書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商書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明居　肆命　徂后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祖乙　高宗之訓　周書分器　巢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慎之命　亳姑

按史記殷本紀有太戊一篇左傳定四年祝鮀告萇弘有命以伯禽命以唐誥劉炫曰伯禽與唐誥皆命書篇名猶君陳君牙之以名為命類又漢律歷志有古文月采篇又康王十二年王命作策豐刑今亡篇之内並無諸名

又有逸書在亡書四十二篇之外有書而無名者大序所云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是也

史記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

十餘篇逸書非亡書若亡書有十餘篇則無四十二亡書矣

漢儒林傳逸書得十餘篇

隋經籍志尚書逸篇二卷志云又有逸書出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又有稱書有正攝之分陸德明釋文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餘俱有正有攝不解何義熊朋來謂百篇註者有正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然按其所分一往不合且其中以

禹貢洪範俱爲二典之攝則不通極矣要皆不足辨耳

及安國獻書武帝命安國作傳時所獻孝經論語俱命作傳今論語註疏中有孔安國註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即其傳也傳畢將上之而巫蠱事發遂不得上自天漢末獻書至征和元年巫蠱起凡四年而古文未行安國隨卒竟不得立于學官

藝文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

楚元王傳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

荀悅漢紀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大序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不復以聞

隋書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起不得奏上

乃古文原本既獻之官藏之書府而以隸古更寫之一冊藏之于家遂私相授受雖非官書令甲公行頒布而

漢史重其書記其授受亦相嬗不絶

史記兒寛受業孔安國

漢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字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

隋書安國遂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生授

胡常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

百兩篇

百兩有二說一百篇之外加伏生泰誓一篇孔氏小序

一篇為百兩篇

一春秋説題辭謂書百二十篇尚書璿璣鈐謂孔子得

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曰百兩

篇

儒林傳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眞古文者謂亡書四十二篇也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中書中秘所藏書即孔壁古文也逎黜其書

孔氏正義謂孔書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其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與鄭註異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前漢諸儒但知孔本有五十八篇而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二十四以足鄭注三

十四篇之數為五十八篇其所僞增二十四篇者即鄭注書序自舜典汩作九共以至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若又稱十六篇則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為十六篇其說鑿鑿按漢傳但言成帝時有百兩篇之說成帝因以百兩求張霸即以百兩徵未聞帝以二十四篇求霸以二十四篇徵也且霸所應徵之書明言分析合二十九篇作數十篇又采左氏傳并書序作首尾凡百二篇則其數明是一百有二篇而其文則大約取之書序

左傳及尚書二十九篇之中何曾就鄭註多寡為之增益況偽造二十四篇祇足得五十八篇之數其于百兩何居及究其所誤則鄭註三十四篇與偽增二十四篇皆杜林漆書古文非孔古文也見卷三穎達不曉漆書作此不通語而世無通人解之夫以張霸西漢成帝朝人乃能偽造二十四篇以足東漢鄭康成註書不足之數則其人已在夢中而世復信之所謂舉世夢夢非耶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即內府所藏孔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

家經文（即伏書）酒誥脫簡一（謂古文脫簡也）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楚元王傳哀帝時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古文舊書藏于祕府伏而未發（此言中古文也）傳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此安國更寫一本藏于家而傳之人間者也是張霸獻僞書後古文中外並有考驗既不遺失復無僞本）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又曰抑此三學（左傳毛詩古文尚書）以尚書為備

皆先帝之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謂外而民間内而秘府皆考驗如一中外相應當時親任校書者其言之再三如此無學之徒請略讀之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若必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于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乃書入而諸儒皆切齒怨恨以不立學官之書而遽欲舉行則諸儒狃于便安且憚繁重遂一意排抑動成門户即名儒如光禄大夫龔勝惡之願乞骸骨罷而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

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内太守

漢傳贊云平帝時為立古文尚書傳亦云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王璜塗惲受古文尚書者皆貴顯乃莽廢官學仍不行

暨後漢而古文之名日盛然終不立學即民間除授受外亦罕得其書且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國註論語凡引經如君陳泰誓類皆不註篇名至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節反不註湯誥而註曰此墨子引湯誓辭而賈逵馬融鄭玄之徒極尊古文自稱受孔學者其註諸經引古文處皆註曰逸書以逸于學官外也徐仲山尚書日記曰立學者為尚書不立學為逸書猶之合官寫者曰官書否則曰野書且實有不見古文者正義謂漢儒如劉向劉歆班固賈逵馬融鄭玄六人皆不見古文予嘗謂向歆校中外古文極悉而孔氏誣之以不見此仍是張霸僞補鄭本之餘説若賈馬三人則所受者為杜林漆書本其不見孔壁古文斷

有然者雖徐仲山曰馬融作忠經引大禹謨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非古文乎顧三人實不見古文其忠經所引偶然及之不足據也說見後

後漢儒林光武初尹敏字幼季初習歐陽尚書既而受古文兼毛詩穀梁春秋皆未立學官而汝南周防字偉公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至肅宗朝有詔高才生能受古文尚書者魯國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絕拜郎中陳留楊倫字仲理師事司徒丁

鴻習古文尚書講學大澤中弟子至千餘陽嘉二年拜大中大夫與將軍梁商不合以病免若杜林在東漢初曾得西州古文漆書一卷其實與孔壁古文並不相合至是則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訓解隋經籍志馬融註尚書十一卷鄭玄註尚書九卷魏王肅孔疏作晉誤習古文尚書隋經籍志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又正義云肅註亂其紀綱為太康時與孔傳同晉皇甫謐傳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

王世紀任㘴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正義引晉書云此係晉史十八家舊本今晉書無藝文志即儒林亦不分載諸經師授之說

晉太保鄭冲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字休豫休豫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皇甫謐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眞爲豫章内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奏上其書者奏所授受之孔氏傳非古文經文也說見後時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古文尚書作解猶不得舜典舜典亡半篇非全亡也說見後

乃其所上書則固孔安國之傳非經文也隋經籍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玄為之作傳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謂古文廿九篇又雜以今文謂今文廿九篇非孔舊本此杜林漆書非孔壁本自餘絕無師說謂無為傳註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謂古文之經文內府尚存今無有傳者但無傳註之人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皆今文之傳今已俱亡濟南伏生之傳即尚書大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即五行傳記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是今文無傳矣至東晉豫章

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至是始上古文之傳是梅賾所上者孔傳非經文也乃不善讀書者共言梅賾上僞古文經究哉請世間人各開眼觀之時又闕舜典一篇其傳本又無此篇此下有齊建武年補舜典一段四句於是始列國學古文立學自此始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此後言晉後孔鄭與廢梁與陳二家並行齊代唯傳鄭義齊時孔傳又不行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至是孔傳始單行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應轉絕無師說之句由是觀之是古文經文祕府舊有梅氏所上只是孔傳故志歷叙之以為古文傳註師說興廢之由原未嘗謂古文已亡至東晉始

上也是以前叙所存特曰古文尚書之經文後叙所奏則又特曰安國之傳其故為明析不使謬亂如此

至于堯典舜典原有二篇孔氏小序已第其目為百篇之二而伏生誤合為一篇及孔壁出書時安國考定篇次為分而出之但不知其分在何處且失篇首一截祇以堯舜二典之序冠堯典之首而其文則仍合為一于是立學之際始校舊文遂有疑為舜典亡者舊晉書所云亡失舜典一篇隋志所云時又闕舜典一篇是也但

予考史記及諸書引經所據知舜典即在堯典中未全亡也所亡祇四海遏密八音以後月正元日以前半篇耳然且篇首二十八字則孔傳原有其文而梅氏所上本偶失之至南齊姚氏始上其文又以堯典慎徽五典以後文而冠以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六句遂謂慎徽以後俱是舜典然前後不接因有疑二十八字為偽書者不知亦非偽也

南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

古文舜典一篇在慎徽五典上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遂表上之會方興以罪致戮事遂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書復得之

此二十八字在魏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晉范甯註古文舜典一卷皆有其文正義云梅賾上孔傳時猶闕舜典二十八字世所不傳以大航本未出也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謂註本中文也釋文亦云以王肅註取續孔傳

阮孝緒七錄亦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釋文云此十二字阮氏七錄亦云是也

但釋文又云姚方興所上秖十二字更有濬哲文明四句凡二十八字總出之王註即王肅註本則不然按隋經籍志齊建武舜典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是此二十八字在建武奏上時一齊並出從無方興十二字王註二十八字之別此說誤也馬鄭所註者馬融鄭玄得杜林漆書本誤認作古文尚書本而註之實謂本也世疑馬鄭皆不見古文尚書以此

然且此二十八字在漢末有引用之者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玄塞此二王君者皆在王范二君之前則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方興之非僞固不足辨也

至沈約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尚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則亦先于方興者但建皇六字與協于帝三字濬哲文

明十六字俱不通接是必此六字原在乃命以位後亡篇中文而高堂是時以改朔引及斷章取旨不必直接重華為句觀其文勢原自奧阻可驗耳若謂此十五字當攙之正月上日之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前改朔與齊政正可相接則不特置協于帝三字并濬哲文明十六字于無地執一書以廢羣書必無是理且顯與史記諸書之分堯舜典大相乖謬恐未然矣

葢史記諸書皆稱放勲殂落以前為堯典以後為舜典

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殂落漢書王莽傳堯典十有二州後漢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以二月東巡狩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堯典文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凡稱堯典皆在愼徽五典之後則此後半篇其為堯典方未已也乃自此推之至二十八載帝乃殂落之後則並無堯典一名闌入其內此眞舜典矣故予舊分二典謂堯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止舜典後截則自月

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陟方乃死止首尾分明而其所補闕則史記有之史記作堯紀即載堯典如帝堯者放勳首節能明馴德次節乃命羲和三節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五六七節歲三百六十六日八節舉丹朱九節舉共工十節舉鯀治水十一節舉舜降二女十二節慎和五典十三節謀事至而言可績詢事考言十四節受終文祖十五節在璿璣玉衡十六節遂類上帝十七節輯五瑞十八節歲二月東巡狩十九節五歲一巡狩二十節肇十二州二十一節定五刑二十二節誅四凶二十

三節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二十四節此堯典也至以舜典作舜紀則自虞舜者重華起而窮蟬而下而瞽瞍而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就時父母弟欲殺舜四岳薦之堯乃使九男二女事之且試五典與慎徽五典同治百官與納百揆同舉十六族賓四門流四凶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此一段與堯典全同使攝行天子政天下歸舜此舜典前截文也自此以後則全是舜典如云乃至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一節一謀四岳詢于四岳二節命十二牧三節咨禹四節咨棄咨契咨

皐陶五六七節咨垂八節咨益九節咨伯夷十節咨夔咨龍十一十二節嗟女二十有二人十三節三載一考績十四節舜年三十以孝聞至崩于蒼梧之野舜生三十徵庸至陟方乃死十五節皆舜典文也則是二典之分當在帝乃殂落之後月正元日之前此彰彰者但舜典前截依史記所載則亦有試五典賓四門納大麓一段與堯典同故伏生之合孔書之失蕭齊舜典之攙割皆職是之故史記具在其為餼羊顯然耳乃自立古文學後江左儒者悉祖述其書隋初流播河

朔在開皇間多集羣儒論列其為正義者有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皆命世之才炫仕隋代作毛詩尚書論語孝經述義各數十卷其于孔傳最有發明至唐永徽間敕國子祭酒孔穎達及太學博士王德韶上騎都尉蘇德融四門助教王士雄等考辨羣儒是非為之正義凡二十卷至開元間又命集賢學士衞包改寫古文易以今字名今文尚書十三卷伏生今文秦隸古字也此今文俗字也

古文尚書寃詞卷二

# 古文尚書寃詞卷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自是之後但名尚書不名古今文以今文二十八篇原在古文五十八篇内也第伏壁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在西晉永嘉之亂早已亡失而孔壁之學如周防尚書雜記三十二篇王肅古文尚書註十一卷范寗註舜典一卷皆湮沒不可復考即杜林漆書之學馬融註

十一卷鄭玄註九卷在唐初猶見之迄今無一存者唯孔傳裒然獨行顏前此正義如賈䰟顏彪劉焯劉炫輩多所發明亦迄無賸本一註一疏自唐歷五代汴宋並無異辭乃南渡以後忽有指為假書者

古文之冤始于朱氏

朱熹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此後元明間人皆以此二語藉口凡數十家兹不重載

朱氏欲註尚書見孔疏有兩漢諸儒皆不見語又有梅仲眞為豫章内史遂于前晉上其書語因不復深考且並不究所由來竟以臆見斷之曰此必假書舍之不註而以註屬之門人蔡沈并授以意于從前不分今古文者今特為分之且雜為之説以著其僞凡諸門弟子爭相傳播而元明以來又苦無通儒善讀書者為之剖晰其在古學則鹵莽蔑略但抄竊詞句而其在今學則名為通經而實無一經可通且過遵朱氏寧得罪先聖賢

必不敢一字道朱氏之謬加之入明至今立學取士皆用其所註書雖孔子復出無如之何致使陋劣之徒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鍊成獄古經之寃至此極矣要其說則皆自東晉方出諸儒不見兩大節始

夫古文何嘗自東晉出也不幸古文遭厄夫子刪之夫子之家藏之距伏生今文立學幾及百年而後出于壁乃出甫四年而又頓遭巫蠱之禍不惟不立學即安國傳文亦不敢再上然且武帝遽崩安國又卒先聖先王

之書幾幾一綫亦可憐矣然而古文經文歷有方所其在官書則科斗原文見藏祕府而在私學則安國所寫隸本親授都尉朝以傳至桑欽授受分明並無斷絕是以劉向取內府古文以校博士今文之學劉歆復取內府古文以校膠東所傳古文之學彼此徵驗名為中外相應間有張霸上偽書思相繆亂猶得援內府古文以斥其非是何曾有無何之文可以公然相竄易者越至東京則孔僖為安國之孫世世守之而丁鴻楊倫且集

弟子千人于大澤中肄習之至魏晉之間則自王肅皇甫謐外田鄭冲蘇愉梁柳臧曹皆一一相嬗以遞至梅賾未嘗有頃刻之間毫釐之隙也乃古文藏内府者則永嘉亂後其書並存而特以無傳之故梅賾乃上孔氏傳以補尚書諸傳之闕是梅氏所上者安國之傳非古文之經也安國之傳東晉始行古文之經非東晉始出也故唐宗晉書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為不關本經不足輕重而舊晉史及隋經籍志則各為載入然猶恐誤認

孔傳為古文乃先曰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經文然後曰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此其明白為何如者乃不學之徒妄云梅賾上古文以致一訛再訛頓成此千古不白之寃獄嗟乎諸書具在何不明啟其書一讀之也

至諸儒不見則亦有說按徐仲山傳是齋尚書日記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故趙岐註孟子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其于引古文尚書所

有之文皆註曰逸書以是為古文作偽之據此皆不學人所言漢功令最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令學必立學官以王之射策勸祿皆在此數出此者即謂之逸以逸于學官外也今文立學稱尚書古文不立學即稱逸書此如唐制書學然其合于官寫者名官書否則名野書故宋洪邁曰孔安國尚書自漢以來不立于學官故左傳所引杜氏輙註為逸書以是也況古文距今文之出為時最晚及甫出而巫蠱事發不及立學其

私相授受秖得安國親寫藏之于家一本已耳除授受之外焉能他及又况寫經用竹簡木冊未易傳遠而民間以煩重之故又難于更寫然且門戶擠排在博士甲乙高下惟恐有他經相壓以致篡易故有遺金中秘使隂易其書以證已學者觀劉歆甫移博士請立古文而諸儒切齒恨如仇讐甚至師丹龔勝為國重臣且有乞骸骨以去者而劉歆坐是竟不得復齒于衆此其間興廢之機雖古文當前亦孰肯顧而問之然而無足怪者

傳者傳不見者自不見也

若孔氏正義其於諸儒不見古文者祇限六人謂劉向劉歆班固及賈逵馬融鄭玄耳予謂此六人者反不在不見之數二劉校中外之學班氏詳述而志之何為不見若謂劉歆作三統歷其所引泰誓與古文不合則著書持論何所拘限杜欽議婚禮以關雎為興刺之作不必不見毛詩太僕議祀典以孝武為齊襄復九世之讐不必不見左傳也若賈馬鄭三人則原非孔學雖賈逵

父賈徽曾受書塗惲是古文正派而其後逵與馬鄭則皆受杜林漆書之學雖名為古文而實與孔壁古文不同一是漆書一是壁經也正義載鄭氏極尊孔學而賤伏學其為書贊于孔學則云我師棘子下生安國而于伏學則云疾此蔽昌疑惑未悛其意嚮去取非不分明而學實有異所謂不見古文者學在彼則不見在此耳後漢書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以示東海衛宏濟南

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遂絕何意遂能傳之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後漢儒林傳扶風杜林得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解

按杜林東漢初人賈馬鄭三人但得其書而為之傳述非親受業也是時或不得眞古文本見似而喜容亦有之然斷不得以之亂孔氏之學觀林自言不合時務且恐諸生悔所學而儒林載林以東漢初人而直列之東

漢末諸儒之後亦明別之爲非孔學耳

漆書五十八篇堯典　舜典　大禹謨　臯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汩作　九共九篇　湯誓　典寶　湯誥　咸有一德　伊訓　肆命　原命　盤庚三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冏命　費誓　文侯之命　呂刑　秦誓

此漆書本也其篇目次第俱依正義所載鄭註但正義謂鄭氏所分以盤庚中下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泰誓三

篇共六篇合伏書二十九篇而去僞泰誓一篇為三十四篇正義所云鄭註三十三篇與孔傳同者是也以舜典一篇益稷一篇汩作一篇九共九篇典寶肆命原命三篇共十五篇合孔書十二篇而去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為二十四篇正義所云二十五篇增多鄭註者此也獨予謂必不然者既註古文則必不復分古今使各為界限且但註今文而古文仍闕何以為古文之註

又且宋梁陳隋孔鄭並行若鄭註止半則豈有同行古文而鄭註獨空半部之理竊謂鄭氏註漆書時原自完備故孔鄭並行雖稍有參錯不大懸絶而隋代儒臣猶得見鄭註九卷載之經籍延至唐初當有墨守今文者又去其半而穎達未之知也且穎達誤認鄭氏所註名為古文而並不曉杜氏有漆書鄭氏所註是杜氏漆書之本因妄疑此二十四篇鄭註無有而篇目存亡又與孔傳全不合是必張霸上僞書時於鄭註之外僞造此

二十四篇以足鄭註所闕之數而不知西漢張霸必不能預造僞書以補東漢鄭註之所闕且霸所上者百兩篇也曾百兩而二十四篇也乎

泰誓三篇不可解伏生僞泰誓一篇既去之矣此有三篇則似乎孔壁所傳之本乃馬融作書序盛詬伏生泰誓為非是而又以春秋國語禮記所引泰誓凡孔壁所有者俱未之見為恨則滌書泰誓仍非孔壁所傳本豈即河内女子三篇耶抑更有他本耶王應麟謂馬氏尚

書註本之杜林漆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則自來亦有知其謬者葢東漢在光武時惟尹敏始受古文而其後遂有周防丁鴻諸學遞相嬗受杜林與尹敏同時而不入古文之列在漢史已疑之矣況書籍出沒須有確據且必合數書而並証之始為可信今云得之西州此與僞泰誓之曰後得曰民間得曰掘地所得曰民有得泰誓者曰河內女子伐老屋得有何足據蔡元定謂自然圖得之蜀山隱者程頤謂未濟三陽失位得

之成都箍桶匠皆笑話也嗟乎尚書不幸原有竊發如伏壁泰誓張霸百兩篇漆書五十八篇之明明可疑而有眼不識認賊作子反矯揉羅織以究誣此孔壁所出之聖經亦獨何矣

漆書亡書四十二篇

膏飫 帝告 釐沃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征

仲虺之誥 明居 徂后 太甲三篇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說命三篇

高宗之訓 分器 旅巢命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成王征 將薄姑 周官 賄息慎之命 亳姑 君陳 畢命 君牙 蔡仲之命

此馬鄭所註書序百篇亡書之目即漆書本也據正義謂鄭註舜典有入麓伐木語註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此不見古文者予謂不止不見古文并不見書序若見書序則胤征序明云羲和湎淫胤征征之豈有解作臣名之理意必漆書祗有篇名而無序其云註書序者冒昧之語也但胤征諸序史記有之豈鄭并不見史記耶

朱氏經義考云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註

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註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註而孔氏二十五篇無一語焉又曰東漢為古文尚書不一有胡常所授有葢豫所傳有杜林所得不盡本于安國而孔氏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亦粗疎矣

按胡常字少子原傳孔學見儒林傳若杜林書則宋王應麟亦云馬氏尚書註本于杜林而孔穎達全然不知且復牽合張霸偽書與孔書林書合作轇轕此無理之

極者相傳孔穎達作正義因梁費甝疏而增廣之又唐書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名曰義贊詔改為正義雖包貫諸家然不無謬戾馬嘉運曾駁正其失至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復就加增損焉然則其書之驌駁不足信不止此耳

朱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難讀者皆今文此說出自吳棫云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云云然棫說不過如此自朱氏指出且題為偽而世

遂遵信之

又曰（一作蔡沈語）漢儒以伏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何故或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以為記録之實語難工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

書體無難易之分惟典謨渾穆頌命雍和訓誥通晢誓

誠峻激每以體製分平險蓋廟堂之上髙文典册自與
示師告衆者不同故有謂盤庚大誥義直意曲樸鍥與
㬥莽兼而有之且亦時代升降實使之然左傳簡整而
國策悍曼大小雅至變後則其詞反險奥歷落與前迥
異是以禹誓甘誓尚自坦緩至商周加之以桀縱之氣
韓愈所云周誥殷盤詰曲聱牙専指商周言非無謂也
今不分體製不辨時代單以古文今文較量難易且謂
今文艱澁而古文平易是豈古文中無盤庚大誥多士

多方耶抑豈今文自盤庚大誥諸篇外並無堯典臯謨洪範無逸所云平易者參其間耶夫二十八篇中有難有易則五十八篇中亦有難有易不必難者屬今文易者屬古文也且此難易者非伏孔兩家故為之也乃欲借難易以見眞僞遂謂此艱澁者或是伏生女子口授失之將謂此盤庚大誥諸篇是伏生女子口授時改文換句有脱落差誤故艱澁耶此孩孺之言也伏生有壁中原本竹冊儼然且又先教之齊魯之間又教張生又

教歐陽生然後老而教鼂錯非無本之言可以洵口得失也老翁少女縱或多誤豈有古文書出參訂考讐不更正者若謂紀實之言難工潤色之詞易好則總欲究詆古文謂今文是眞是紀實故難工古文是假是潤色故易好則不惟無妄之究不足置辨且未聞古來書評有以今文之詞為不工古文之詞為工好者若然則但論工拙巳耳何問難易且此非儒者之語也儒者讀經當論理不當論文即欲論文亦當論其文之近于理者

而難易工拙總可勿論故孔穎達曰古文經雖晚始得行然其詞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其説甚善明陳第惡梅鷟攻古文之急為之作辨雖第亦寡學自坐謬誤不足以灑究然其説有云夫書之所以貴真以其得也足以立極也所以惡其偽者以其失也不足以垂訓也今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服習古文而皆犂然有裨于治理乃不求其精而反苛責之區區疎跡之間不亦過乎又曰二十

五篇其旨奥其文卑而高近而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愛愛則玩由繹而浸淫諷咏而服習擬議以身化裁以政定事功而成亹亹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僞疑之乎此眞儒者之言

張杉曰二典三謨極文從字順文侯之命秦誓皆春秋時書其古質樸奥較有過于典謨者但平心誦讀當自得之人苟疑竊鐵則語言動止無往而不似竊鐵及知其不然而向之絶類竊鐵者今無一相類讀書亦猶是

矣文體何常疑為古則古疑為今則今向惟疑古文為僞耳茍知其不僞請再讀之其竊鐵與否當與向所讀時有大異者

朱又曰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吳澄云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夫伏生口授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蔡沈云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于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有不可曉者

孔壁出書距始皇焚書時雖及百年而簡漆不易損公然完具事未可知此固不足為真偽辨者但其所訛損之數在諸書已明言之其正書所損則漢志明云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簡若干字脱若干字是也其亡逸者所損則書序明云其餘錯亂摩滅弗復可知是也是訛損脱誤開載甚明已則不知而反咎古人以無隙之隙古人不受也且論語孝經與書同出同是百年壁中之物論語不訛損世未嘗疑何獨至書而疑之

如謂今文難讀則伏壁所藏曾不止此散失之餘偶得此數原非擇其難者而讀之如曰記其難而忘其易則必所讀者多篇而所記者止此數則可云記此忘彼今伏生于二十九篇之外未聞有讀之而忘之者也且堯典皋謨並非難讀何以讀之而公然不忘則非易者偏忘而難者偏記亦可知矣且伏生何必記耶夫此二十九篇者非竟亡其書而心記之口誦之也據史記儒林傳明云伏壁所藏書僅求得二十九篇而其餘亡失伏

生即以此二十九篇教授于齊魯之間則此二十九篇有壁本矣既有壁本則依本教授何必强記况伏生無口授事在史漢傳志並無此説惟安國大序有云伏生年九十口以傳授然後有口授二字而其後衛宏定書古文序則又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而齊人語與潁川各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則又增伏女傳言一事于是作隋書者亦載口授二字于經籍志中則是口授二字出自孔序朱氏

既疑孔書是僞書孔序是僞序而口授二字偏信僞書僞序之所言而以此相難則竊賊言以詰賊賊有不掩口而胡盧者乎又况所謂口授所謂傳言者非口念其書而傳誦之也謂説書也古凡授書必説書如兒寛初見武帝説尚書帝曰吾初以尚書為樸學勿好及聞寛説乃從寛問一篇此説書之謂也故伏生之孫以尚書徵乃不能明定而罷謂不能説也故衞宏記傳言事則明云齊語與頴川殊異伏女所説錯秖得以其意略為

屬讀葢說書有數端必解其篇義釋其字詁指示其章句屬讀而是時錯以言語不明祇得記屬讀而不記其他則是所謂口授所謂傳言在漢人已明明言之而世無學人惟知以記難忘易動成口實陋之陋矣且吾更有說于此夫伏所授者今文也今文者以所授之書字言也如曰口授則焉知其口中之字為科斗為篆隷而可指之為今文也乎何茫昧乃爾

朱又曰尚書孔安國序非西漢文章先漢文字重厚

今大序格致極輕是魏晉間人作（此大序）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伏生時無此文且其文甚弱亦不是先漢文字只似後漢末人（此小序）書大序真偽與古文全不關涉惟小序則古文中本有之書此不可不辨者但大序亦斷非偽作并非魏晉間人所得為按漢志上斷唐虞下訖于秦諸語皆用序言而正義疏科斗書引鄭玄註科斗書為証則科斗二字僅見大序既有漢註則非魏晉所得作可知也至于小

序則漢志明云孔子刪書百篇而為之序即賈馬鄭三人亦皆云小序孔子所作今雖不定為孔子然與書同出孔壁則真正舊本非復後人可僞為者況經義考云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既達書名則自當有序達作者之意此固古文百篇一弁冕也今鑿言非先漢文字文體甚弱只是後漢末人所為此必曾見馬鄭二人有書序註而二人皆東漢末人故以為言而不知司馬遷作史記時已曾收其文入夏殷周三本紀中遷正是先

漢人且其文亦不甚弱伏生時雖無此然遷曾問詁安國家則恰從孔門得之村父穿青嬰處處失眼故吾謂吳棫蔡沈吳澄郝敬輩專以文體平險詞旨厚薄定時代先後此真盲人瞎馬之論大不足道祇史記亦尋常書何以都不一觀多此饒舌為可嘆耳今考史記本紀有五子之歌胤征湯征女鳩女方典寶湯誥沃丁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歸禾嘉禾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周官賄息愼之命諸篇皆襲用書序無更改者請善識文體者

一再讀之

古文尚書寃詞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古文尚書寃詞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寯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濂

# 古文尚書寃詞卷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至元人吳澄而張大其說古文之寃倡于朱氏而成于吳澄其作書纂言一書直斥去古文不録而僅録今文以為尚書止于此數則毀經矣然其說則仍襲前人餘唾率淺薄庸陋無足當挂口者迄明而愚劣尤甚今彼妄言之姑妄應之若其同時附和言語雷同者概不置

辨省詞費云

古文之寃成于吳氏

吳澄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

梅賾橅奏上古文書事說見前

葢鼂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者當世通行之字故曰今文孔壁所藏皆科斗書故曰古文

伏生今文即篆隸書也孔氏古文則科斗書也秦自李

程作篆隸後盡廢古文凡經籍竹簡皆以今文吏寫之伏生曾為秦二世博士其所受皆秦書故伏壁所藏名為今文實秦字非今字也至唐開元間玄宗敕集賢學士衛包將安國所寫隸古一本改寫俗字即王洙仲所云楷體者亦名今文故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云即包所寫今字則是漢時之古文科斗書也今文者篆隸也唐後之古文篆隸也今文者今字也今謂以隸寫之即當世通行之字則以唐之今文作漢今文矣

此不特不識經并不識字矣

據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篇並無此文

此澄誤據者

但孔壁真古文書不傳

不傳則安國獻之官府者何物寫藏之家者何物授之

都尉朝以至桑欽者何物劉歆校之中古與驗之民間

何物且不知何時不傳何故不傳也且不傳二字出自

何書何據請一一訊之

有張霸偽作舜典汩作等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然霸書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于世

張霸以百兩徵並無偽作二十四篇之事此因杜林漆書有舜典汩作二十四篇在鄭註外孔穎達不識杜林漆書又誤認張霸曾偽作此以補鄭註所不足故有此說此實穎達大誤者予前已辨之又辨之矣妄人𥡴唾含之如飴不顧厚乎至若霸書在當時即已黜之雖用

大中大夫言姑存之然隨黜之矣乃云霸書雖在豈澄曾見之耶抑否耶

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偽書遼絶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矣

二十五篇不出自梅賾也若云傳記所引書收拾無遺則非書收拾傳記傳記自引書也

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此漢世大小夏侯歐陽

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

大小夏侯與歐陽氏所傳尚書在西晉永嘉之亂即已亡失並不自唐人為疏義後始廢而不行也況五十八篇既行則二十八篇自在其中不惟不廢絶又何曾混淆耶

書篇題之冠

歸有光曰昔班固志藝文有云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則以古文為漢世僞書故别稱為經不使相混葢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絶

初閒有光説大驚及檢漢志知有光所據即吳澄誤據之説非漢志也漢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即安國書也經二十九篇則今文也班固當時未嘗有慎重分

別之意必欲分別則孔書是尚書伏書是經當分別伏書而有先反言之本欲吠堯而適以吠蹠此等學問何苦爲此唐虞三代之書不比漢志數行可錯讀也況古文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也

書序之究

金履祥曰朱子疑安國大序非西漢文字履祥疑屋壁中絲竹之音此東漢讖緯涉怪家言

王柏曰序欲眩耀孔壁之奇造爲科斗書既曰科斗

書廢無能知者則安國焉知之

漢景十三王傳初魯共王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宫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藝文志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則此在西漢本有之若科斗之書鄭玄曽註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者以形言之為科斗若指體即周之古文也而正義又云鄭知此者正謂周時秦世所有在漢代猶當知之則是科斗雖久廢他人或不知豈有安國儒家亦

不知者書序為昭明所選宋人不識文選每遇選中文必疑為齊梁人偽作如疑李陵書子夏序類以為安國此篇必非漢文而不知漢人之註之者早已如此雖欲曲為吹求之其可得乎

或曰序云承詔作傳傳畢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此則偽也何也以安國未嘗遭巫蠱事也按漢武帝紀征和元年巫蠱起而史記一書則終之太初之年其自序有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也乃史記

世家已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在太初年已無安國其人矣乃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中間越天漢太始二號而後巫蠱起而謂安國遭巫蠱事信乎此非偽乎

安國遭巫蠱事非大序私言漢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荀悅漢紀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于學官劉歆移太常博士天漢之後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之難未及施行隋書

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其云遭巫蠱事諸書皆然此非安國一人可妄誕也若史記則何嘗終太初年耶毋論太初以後天漢太始其救李陵作史記方興未已凡列傳年表其記天漢太始事歷歷可指即征和巫蠱事亦在在有之酈商傳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即巫蠱事也衛將軍驃騎傳後將軍公孫賀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為巫蠱族滅無後將軍公孫敖坐妻為巫蠱族將軍韓悦掘蠱太子宮衛太

子殺之將軍趙破奴坐巫蠱族匈奴傳貳師開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非巫蠱事乎

或曰此褚先生所增文也吳中陳仁錫刻史記凡列傳遇巫蠱事皆註曰褚先生所續若年表至太初以後則直刪之而未之聞耶

此則焚書矣夫欲攻古文而間闕孔序已屬波及而乃闕孔序不已竟致改史記以實已說則凡書俱危矣宋鄭樵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解經而經亡予向最惡

此語如是將必焚經而不解經然後可令儼然焚之矣夫褚先生非漫然增史記也褚為元成間人其所增補者大抵史公自序中有其目而無其書如武帝記三王世家龜策日者諸傳偶可攙附則增之然並無增續一二句者且諸列傳中其及巫蠱事皆連翩之文前後一片未能割方幅而綴當中也又況班氏漢書往往依史記原文因而抄之而司馬貞顏師古孟康徐廣諸儒即又註之史漢書例並無班氏抄褚文諸儒註褚傳者今

前所引皆班氏所抄諸儒所註之明文也又況史記全書多征和事雖無巫蠱字而其事實在巫蠱之後如公孫敖以因杅將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在天漢四年則其距太初改元已八年矣又亡名五六歲而後發覺則正在征和二年之後趙破奴與太子安國入漢徐廣明註云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時已涉太始四年之後則雖無巫蠱事亦征和年矣又況將相名臣年表删去征和而建元以來年表則仍有龍頟侯韓封

事係征和三年而刪者不識居然幸免則雖刪改亦又何益蓋學貴精細不貴鹵莽惟精細故拾得梅賾上書一語不得輕信惟不鹵莽則雖明見得史記終太初一語是史公所自序者而亦必求其不必然自序不又曰于是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乎夫麟止者元狩之號也武帝于元朔之末因獲白麟故改號元狩其距太初改元越十有八年是時其父談尚未死也史公于元鼎之末始代父職越五年而當太初之元始作史

記故其自序有兩時一是元狩謂西狩獲麟夫子受端門之命遂作春秋今將作史記以附于獲麟之末故曰終麟止此一時也一是太初謂是年改元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為改建明堂諸神受記之日故太史令作歷始于是年而其作史記亦始于是年瑞應之符以此為識故曰終太初此又一時也而實則史記之作在天漢後自序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始喟然云云而班氏作司馬遷傳復改七年為十年以為

史記多訛十作七如律書七寸為十寸七分為十分類是以七年計之當天漢三年以十年計之則當在征和之前太始之後而總以陵降為之斷故荀悅漢紀又云天漢三年李陵降匈奴司馬遷據春秋諸書以作史記接其後事迄于天漢其記陵降之年者以陵降而後作記其曰接其後事者謂接上古以來之事而終于是年則凡訖于太初訖于麟止訖于天漢皆指黃帝以來之後事而言非謂史記自此終也夫謂史記為訖于太初

者自序也謂史記為終于麟止者亦自序也謂太初之後又七年而遭患難而始發憤作史記者亦自序也使執一說以相難則即自序一篇已各有門户水火之争何況漢紀自此諸書多焚改矣惟其不然史記不必終太初安國雖早卒不必不死于征和之後讀經讀史兩俱無憾葢從來毀尚書者自朱吳以後歷元迄明皆信口聒聒惟此為讀書人所言而一舉不勝即思易他文以實已說則又無賴强暴所不為矣故此一節雖祗攻

書序而實刻于攻古文者之用心好學者當慎思之

書小序之冤 見三卷末

書詞之冤

梅鷟曰大禹謨僞書也春秋莊八年魯莊公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此書詞也德乃降三字乃莊公自言杜預註此甚明今乃連襲其文而以魯莊之語為書詞此非僞乎

或曰左傳降音杭與古文音絳迥然不同

古文不立學故趙岐杜預輩皆不見古文前既以此為古文偽案已辨之矣今預實不見古文不知德乃降是書文而誤以逸書二字註之邁種德之下此正不見之據而說者復以此為古文偽案則兩端矣按左傳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子慶父請伐齊師莊公曰我實不德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如務修德以待時乎遂引師還則明是以郕降之故故引書之稱降者以解之使祇邁種德三字則與郕降何與而引其語且德足降

物引書甫畢然後以修德起意故曰如務未有連作巳語而復加如務以起其意者至若降之音絳與降之音杭總作下解如城降曰城下下心曰降心詩我心則降國語王降翟師皆是孔傳以降解下與釋言說文皆同正惟德足以下人故黎民懷之書詞左傳何異焉

荀子解蔽篇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明稱道經而以入尚書非偽何也況人心三句論語無之偽者所加也

此正古尚書經之尊稱也古以為帝典王謨其相授之語實出自軒黃以來相傳之大道故稱道經此如易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故孔氏書序亦有云三墳為大道五典為常道皆以道名可驗也荀子原以人心二句屬之舜之詔詞故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言不以事物告天下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註者曰此虞書語此與論語所云舜亦命禹正同葢道經之名創自燧人誰

謂軒黄即老列乎若謂允執其中論語祇此文上加三句便是行偽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馬融作忠經時即引其文非東晉梅氏所能假也

況人心四句蟬聯而下並非逐句攛造者何則惟精惟一句在荀子無其文也乃荀子雖不引書文而直引書意以為之解如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

精者也此正明取精一語而由繹其旨一則精兩則不精惟精惟一從人心二句而一氣訓釋在荀子必不逆知後世人必有偽造精一語者而先為此懸空之解在偽造書文者亦必不求合荀子之意故作此精一語以曲實其說葢荀子惟解經故可引經文亦可論經意若偽造書者謂其撮人成語則有之謂自造成語以合人意旨則萬無此事何則我造偽尚書不造真荀子也人稍有知能領會此意則亦可捫朕古矣

汝惟不矜四句亦荀子有之而不著所出何以知爲尚書耶況凡舜所命皆本荀子非抄荀子耶

若汝惟不矜四句不惟荀子即老子亦有之此亦本經文而習爲常語不必定註曰其書曰者即無稽之言二語亦然此如春秋叔向謂子産曰昔先王議事以制雖用周官文而只作巳語晉徐邈與范甯書曰君子之心誰毀誰譽雖直引論語文而不標所自一若巳之自言之者古人引經類如此若謂舜所命語多出荀子遂謂

偽書抄荀子則大不然荀子遵聖言可歷引之若作偽者盜錢在一處則人得蹤跡之矣獻子賊曹思刺平民而自為掩耳之計可乎

故論語堯曰篇近亦有據之為偽案者謂掇拾斷續且多易句則不知此篇文體率散撮各經以成章原非引書故文不順序亦無接次凡五章皆然不止咨舜為然矣先仲氏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其所引者皆係孔書而安國作論語註並不註一篇名于其下如咨爾

舜章不註大禹謨予小子履章不註湯誥雖有周親章不註泰誓所重民食章不註武成何則非引經也
況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孔傳之解全非後人所能偽者孔傳云能念困窮則長有禄籍此即前臯陶所云不廢困窮之謂也自孔傳為此說而包咸註論語即襲之謂天禄長終汝身葢東漢以前並無解永終為永絕者漢書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曰允執其中天禄永終獻帝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即班彪作王命論亦

曰福祚流于無窮天禄其永終矣至三國魏志始有山陽公深識天禄永終之運禪位于魏而自此晉宋策文則遂有大祚其窮天禄永終之語是孔傳此解全非三國以後人所能窺見而謂東晉人偽為之乎

或曰國策趙武靈王立周紹為王子傅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今倒見何也

此引古恒有之坊記引詩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後漢崔琦外戚箴引書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左傳文七年晉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使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詳其文則引夏書祇四句以使勿壞止下皆釋書詞也今乃以左氏釋書之詞而通襲之作書文可乎且又有德禮一名何無文也

此則疑者之陋矣夫果欲作偽則自曉文理豈有左氏

釋詞都不解而并襲之作古文者大抵左氏引經釋經多有此等如宣十二年邲之戰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臨兌下坤上有律以如已曰律不行之謂臨則正以師臨二卦之詞解師初文與郤鈌引書正同然而否在臧後律又在否後未為不順律否臧澤臨俱易文所有而衹衆散為弱語則弱之一名並非易文然而未嘗以闕漏而疑僞易也此可觀矣

沉水火金木諸句斷當屬之大禹口中而不得爲釋書詞者洪範不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乎當禹治水時天錫禹洪範而箕子傳而演之故五行之說雖見于五帝德而經文無有惟洪範首演五行曰水火木金土而大禹即以水火金木土進之帝前此一節正其本洪範以陳謨之事故曰天錫洪範禹則之以成九類而前儒亦云水火金木土穀者即初一五行也正德利用厚生者即農用八政乂用三德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者即嚮

用五福威用六極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勸之以九歌者即天錫九疇以九為次禹成九類亦以九為則也是水火金木九功九歌諸句斷是夏書斷是大禹謨亦斷是大禹陳謨時口中之語讀書至此當憬然動心自愧無學而猘犬狂吠不辨形聲亦安用矣又楚詞啟棘賔商九辨九歌竟以九歌為夏禹世禪之樂名故史記舜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鳳皇來翔亦謂禹紀舜功德為舜作樂而皆本之于九功九歌葢九招即九韶亦即九

歌也誰謂九歌非禹謨乎

或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禹在虞廷安得有誓師之事且聞舜竄三苗矣未聞大禹亦征苗也

大禹征苗在吳起對魏武侯早已言之若誓師則墨子引書明載其事且名曰禹誓即其誓詞亦與古文不大遠有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此亦宜盡人所得見者乃獨此一節攻者甚衆在元明間多有之今則梅鷟羅喻義皆紛紛矣蠡吾李塨有與桐鄉錢

甲辨詞并載于此

甲謂有苗已竄三危禹安得而又征之且三危為燉煌地非七旬所可得飲至者況既已來格何為呂刑又言遏絶之耶是烏有也

李埁曰三苗雖一國而君民不同竄三危者乃竄其君未嘗舉國人而盡竄之禮天子不滅國當必更立一君于其地奈其君荒迷如故則又征之故其誓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此非其民所得為者是舜竄一君禹又

征一君不相謀也且謂禹無征苗事者謬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彰彰者甲但知苗之來格當在燉煌而不知仍在本國葢有三危之苗有本國之苗禹貢云三苗丕叙此三危之苗也三危宅而三苗叙即燉煌也此舜所竄者也益稷云苗頑弗即工此本國之苗也三危方叙績而本國無功此即禹所征者也故舜典黜陟分北三苗亦惟三危與三苗考績不同故在禹治水之後既黜陟而

分北之而至此不率則又征之此明驗矣若吕刑苗民則直是唐初帝堯之事國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而正義亦曰此滅苗民在堯初興時至堯末年則又有竄苗之事是唐虞之際凡三誅苗堯則遏絶之殺其身翦其嗣不滅其國舜則竄徙之而不殺其身禹則第征之來之而并不竄徙以漸而化則以漸而輕世但攻古文辨征苗事而不知堯舜與禹其三世治苗有如是者是今文尚書曾未夢見而欲攻古文此妄也

大禹謨若干章每章必有諸書引用之文吳澄所云傳記所引收拾無遺者此真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也汴宋人多輯格言世有集唐人詩為珍祕者即千文集字猶相傳至今古文總作偽而聖謨嘉言會粹一處則亦不可沫矣明閩人陳第有古文引書證一編雖不無遺漏然亦有可紀者如此除前卷証夏書條及前條有左傳郤缺引書魯莊公引書臧武仲引書仲尼引書孔子引書聲子引書呂氏春秋引書襄五年引書國語內史過

引書後漢劉梁傳引書國策趙武靈王引書墨子引書外尚有左傳引書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孟子引書曰洚水儆予又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又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荀子引書維予從欲而治類

右大禹謨

古文尚書寃詞卷四